闕里文獻考

關里文獻考卷五十二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

唐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署爲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卽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

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潤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令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有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取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

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鬬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

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

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
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
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
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傚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
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
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
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
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
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
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
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
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
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

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之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謂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惡其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乃作文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其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

虜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
轉兵部侍郎鎭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
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
兵逆之甲士陳庭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
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
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
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
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
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鎭皆爾軍所共聞也衆曰
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
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
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
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

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闡明性道之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至他著作造端置辭要爲不蹈襲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文多不載載其原道原性等篇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

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則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

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至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原性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

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蓋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自愈沒後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述曰楊墨之說下逮處士猶有援附儒者之意其害如蠹佛老之教風自上行遂與聖道互爭消長其毒如蠱同一欺世誣民充塞仁義而強弱之勢迥不侔矣昔在漢世書籍雖經秦火士猶以經術相高至唐承魏晉五代之後經術道息學者不睹先王之大全而二氏之教復從而蠱惑其際天下靡靡日益衰壞文公毅排擯斥力闢異端使後世猶知尊聖教而談仁義者皆一人之力也前史稱其遂過況雄功齊孟子可謂不虛溢美者矣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三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一

宋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蘇州吳縣生二歲而孤母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同舍生或餽珍膳皆拒不受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仲淹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在官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不爲屈比去貧止一馬乃鬻馬徒步而歸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其名召寘府學仲淹上書宰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

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會仲淹服除殊遂薦爲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仁宗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䟽請太后還政忤太后意不報殊大懼召仲淹責怒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奬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修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

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帝悉其忠明道二年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託先帝調護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命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遂止尊爲皇太后而削去參決軍國事語是年秋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閒曰宮掖中半日不食何如帝惻然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敝十事奉使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進呈帝爲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湖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有詔徙明州轉運

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復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政謂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書訟之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遂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

師友且嘗薦己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帝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勑仲淹在饒州踰歲徙潤州又徙越州康定元年夏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仲淹請自守鄜延捍賊乃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久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

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飢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十二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未踰月徙慶

州既而四路置帥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
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
淹以其反覆不常也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
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
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
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
食卽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
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
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
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
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
知所向行至柔遠始出號令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卽大順城是也
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

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眾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眾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痍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愉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請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

賊勢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
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
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
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 亢帥渭仲淹為將務持重不急
近功小利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
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故賊信
而畏之亦不敢輒犯其境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
橫山復靈武會元昊請和乃召拜樞密副使五讓不許既至諫官歐
陽修等以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
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
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仲淹與韓富二樞密並
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王素張昷之輩取班簿視不才
監司每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謂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

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得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廕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

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彊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删去煩冗裁爲制勑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鎭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帝方信嚮仲淹悉采

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擬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帝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

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帝時與執政論朋黨事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明鑒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乃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荊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仲淹病帝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

碑仲淹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事上遇人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生四子純祐早卒純仁純禮純粹皆至達官爲當世名臣仲淹嘗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云

述曰初文正知開封時以忤呂許公坐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交指爲朋黨及許公復相乃引文正經略西事相約勠力平賊文正亦樂爲之用嘗奏記於呂曰相公有汾陽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其驩然相得如是又文正爲參政時歐余王蔡爲諫官力引石守道執

政欲從之文正獨曰守道剛正天下所聞然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止觀此二事則文正之眞襟豁達和而不同洵非他人所能及也

鄖里文獻考卷五十三終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四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二

宋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布衣時與晉州孫復兗州石介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不復展讀仁宗明道閒年四十餘以經術教授吳中當是時師道廢久矣學者有師自瑗及復介三人始而瑗之徒最盛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知蘇州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故事召對須先就閤門習儀瑗曰吾生平所讀書卽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閤門奏帝令就舟次習之瑗固辭帝亦不之强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進退周旋舉合古禮於是與鎭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鍾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

罷之授瑗試祕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慶歷四年春詔興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瑗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祕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望其醇厚和易之氣皆知其爲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四年六月卒於杭州年六十七詔賻其家

初謚安定後改文昭宋初學者方尚詞賦瑗在湖學獨以經學時務爲教立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務令講貫精熟故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其治太學也先甄別人物各隨其好尚以類羣居使互相講習暇即召之令各陳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置對而後可否之或取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瑗卒後神宗召其湖學高第劉彝問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湖蘇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千餘人故今學者明聖人之體用以爲政教之

本晉臣師之功也帝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此陛下所知其在外明體適用教於民者殆數十輩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瑗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慨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與談物理性命之學乃事之才受河洛圖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其遊於洛也以洛爲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

之士遂定居焉初至洛蓬蓽環堵不庇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
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
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遊為市園宅雍歲時耕
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
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興至輒吟詩自
詠春秋時出遊城中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隨意
所適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自
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過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
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
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洛中士大夫
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
稱其姓字好事者或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號曰行窩司馬光
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為不善

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强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材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邪初富弼爲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爲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棐以告雍不荅爲詩謝之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賢安用吏名爲弼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意謂河南必以雍應詔也時河南尹文彥博以兩府祿召見雍雍不屈弼爲奏乞再舉遺逸河南尹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不起熙寧二年詔求遺逸吕誨吳充祖無擇皆薦雍除秘書省校書郎潁州團

練推官固辭不許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十年卒年七十六贈秘書
省著作郎元祐中韓絳尹洛爲請謚於朝詔謚雍康節雍高明英邁
迥出千古澹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
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
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
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
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
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晨夕候之將終共
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其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
近城地當從伊川先塋爾既葬顥爲銘其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
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
詩曰伊川擊壤集

述曰安定明體達用雖事功未竟而弟子師之皆有爲有守足應世

資康節究極天人其學本足以經世而天懷浩落絕去畛畦昔人謂安定之學問誠篤似子夏康節之性情夷曠似曾點洵篤論也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四終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三

宋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本名敦實避宋英宗舊諱改焉父輔成登眞宗大中祥符八年進士所歷多善政終賀州桂嶺令累贈諫議大夫敦頤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然請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敦頤語二年果有得從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更相告語莫敢違

命盡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汚善政爲恥也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亦曠然不以爲意也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發源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敦頤樂之因自號濂溪而築書堂其上豫章

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所著太極圖明天理
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
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
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
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
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
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
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程顥及弟頤往受業敦頤每

令尋孔顏樂處頤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月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閒魏了翁累疏爲敦頤請謚曰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特飭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攸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儔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艾淑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不爲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

竊爲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敦頤敷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加朱熹張栻皆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敦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眷官亦嘗以程頤兄弟爲請申命所司承學之士聞風興起嘉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於玆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勵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則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十三年夏六月賜謚曰元

述曰朱子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鶩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奥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

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五終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四

宋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父觀爲綿州軍事推官修四歲而孤叔曄任隨州推官母鄭年方二十九攜修往依之遂家於隨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所覽輒成誦十歲遊州南大姓李氏家於故書中得唐韓昌黎文六卷乞以歸讀而愛之爲詩賦下筆如成人及冠嶷然有聲試南宮第一擢甲科投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時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自修之出天下始靡然從風一變而肆力於古以留守王曙薦召爲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仁宗景

祐三年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貶饒州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可同其進也是年召還復充館閣校勘轉太子中允同修禮書明年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慶曆二年同知禮院契丹遣使求關南地宰相呂夷簡薦富弼報聘人皆危之修上書引顔眞卿使李希烈事乞留弼不報復應詔上書極陳弊事尋請外通判滑州三年仁宗廣言路修政事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人多薦修宜爲臺諫乃召還轉太常丞知諫院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

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進君子之眞朋其言懇惻詳盡修論事切
直小人視之如讐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
者何處得來同修三朝典故遷起居注閱月改右正言知制誥故事知
制誥必試而後命帝知修特除之明年兼判登聞檢院奉使河東自
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廢之則河內郡
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
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
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
河東重歛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
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
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閒賊
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
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

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於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改潁州剌禮部郎中復龍圖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官有詔起復舊官修固辭乃許之至和

元年服闋授尚書吏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權判流內銓時修在
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詐爲修奏乞澄
汰內侍書膳都下宦者皆切齒有楊永德者陰以胡宗堯不當改官
事中修出知同州判吏部南曹吳充爲修辨明不報知諫院范鎭一
再極言而參知政事劉沆方提舉修唐書亦乞留修修唐書乃遷翰
林學士兼史館修撰俾修唐書二年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
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
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場屋之習從是遂變三年加龍圖
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先是開封尹包拯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修承
拯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有以拯之政屬修者答曰凡
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
長耳聞者稱善尋兼羣牧使五年新修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
侍讀學士未幾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

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横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横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修上疏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修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帝一日乘閒見御閤春帖字讀而愛之問左右曰修之辭也乃悉取宮中

諸帖閣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眞侍從之臣也及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爲皇太子及英宗即位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

喪服記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王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議與修合修薦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帷薄不根之謗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護修訪於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衊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

忠始在滁州自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終身修於經術務明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嘗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

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平生辨明先儒傳注謬戾者十數事皆前世人不以爲非未有說者然亦不苟務爲立異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者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于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易尤多所闡發在翰林時建言讖緯之書淺俗誕怪悖經妨道凡諸書及傳疏所引請一切刪去之以無惑後學仁宗命國子學官取諸經正義所引讖緯之說篇錄奏上時執政者不甚主之竟不行又常著本論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

天下之患者亦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

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禮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

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矣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

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尙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

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

歟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修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超然獨騖衆莫能及獎引

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蘇洵父子布衣屏處未爲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掣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秦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得一千卷復研稽異同立說表微謂之集古錄奉詔與宋祁修新唐書祁撰列傳修撰紀志表其於禮樂志明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於五行志不書事應恐彼漢儒災異附會之說譏少於前而事增於舊雖遷固無以過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體例嚴密多取春秋遺意外又有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

進曰歐陽子濮議一議誠不免諸賢所詬病然其服官垂五十年始終一節主於正人心闢邪說起衰救弊功亦不在韓子下昔蘇文忠

公嘗序其集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於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嗚呼此豈人力也哉識者以爲得其實云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六終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七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五

宋

司馬光字君實晉安平獻王孚之後征東大將軍陽葬陝州夏縣涑水鄉因家焉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閒畫以為圖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羣居講習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矣光獨下帷絕編迨能背誦乃止其平居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嘗精思熟讀故於書終身不忘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州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養親許之未至連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

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
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有軍功葬給鹵簿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
人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
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賜諡文正光
言此諡之美者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
檢討修日歷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時
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
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
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命光按視光請築二堡益兵以制夏人募民
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
衆雖官無所得而糴自賤可漸紓河東之民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
勇且狂夜引兵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乞獨坐不
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太常博士

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眞偽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足為瑞願還其獸因奏賦以風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詔免賀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對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黜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詔賞末級初嘉祐元年仁宗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幷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幷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他日復上疏言臣向

者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
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
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韓
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
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嘉祐六年九月也未幾詔英宗
判宗正辭不就明年立爲皇太子又稱疾不入光復上疏言皇子辭
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其賢於人遠矣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
天下得人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
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嫁李瑋以驕恣聞光上疏言太宗時姚坦
爲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
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
爲此皆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
宗之子眞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

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出瑋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璘散遣其家人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旣黜公主亦安得無罪帝感悟詔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讙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册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卻愼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

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卽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止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以光手稾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不報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

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富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勑邊吏疆埸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太后旣還政光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衞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會責

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曰康定慶歷閒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游惰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强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此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閒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閒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閒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

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卽位擢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旣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義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光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寄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以爲言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內臣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

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協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詔錄潁邸直省官四人爲閤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帝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册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

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

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

靑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邇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初光素與安石善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言呂惠卿險巧非佳士始與安石忤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會河北安撫使韓琦上書論靑苗法帝曰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安石遂稱疾不出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

於國家若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
身也陛下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
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
之患耳而臣之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
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
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以償則
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
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
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
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
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
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
光乃得請因進試館職策題以三不足畏爲言帝問安石聞有此

是何意光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池樓櫓關陝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憊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曰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蔡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澀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即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

之初光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神宗亦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前後六任辟以書局自隨許借三館祕閣書籍給御府筆墨又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歷十九年至是書成賜名曰資治通鑑帝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

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山陵畢遷正議大夫光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

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為便詔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狥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

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
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
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
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
閒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
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
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有文集八十卷資治
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
二十卷宋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
三卷註繫辭二卷註老子道論二卷集註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
各一卷集註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
家範十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
帛藥石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紹聖初御史周秩首

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京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所贈謚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

述曰程子嘗言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薛文清公讀是言而贊之曰蓋所學純乎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或出乎異端術數世俗之學則雜矣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七終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十六

宋

程珦字伯溫世居中山曾祖羽宋太宗朝三司使父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葬河南遂爲河南人仁宗錄舊臣後以珦爲黃陂尉調廬陵尉遷潤州觀察支使改大理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素難治珦以德化民人咸信服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旣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人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改知徐州沛縣事久雨平原出水穀不登珦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使布之水中水未涸而甲已露是年遂收不艱食遷虞部員外郎知鳳州又遷庫部從知磁州城中瓦屋及冰上水漸成花卉狀郡以爲瑞將上聞珦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

之衆乃止又徙漢州漢守有公用之入至者無不匿藏珣於終任所
獲惟布數百疋而已熙寧法行爲守令者承命惟恐後珣獨抗議指
其未便觸使者李元瑜怒遂移病歸旋致仕轉大中大夫累封永年
縣開國伯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居官不以私事笞扑人曰當官
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自領崇福宮外無職事不問有無者
蓋二十餘年善知人嘗識濂溪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又命二子師
事之故卒成大儒居常默坐人問靜坐既久能無悶乎珣笑曰吾無
悶心嘗遊壽安山顧謂二子顥頤曰遊山之樂不如靜坐也晚與文
彥博席汝言司馬旦爲同年會賦詩繪象世以爲盛事比唐九老將
卒自爲墓誌戒子孫勿更求時賢撰碑銘曰虛辭溢美徒累吾不德
耳爲人慈仁而剛斷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少
假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
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

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適人而喪其夫珦迎以歸并教養其子時官小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

顥字伯淳生而神氣秀爽眉目清峻語聲鏗然異於常兒未能言時叔祖母任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顥以手指示隨之往果得釵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見之稱異許妻以女年二十六登仁宗嘉祐二年進士第授鄠縣主簿縣令以年少易之鄠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顥問曰爾父藏錢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令大奇之有稅官貪而橫衆憚之莫敢發顥至其人心不自安揚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

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能言卒私償所盜以善去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顥戒寺僧曰俟復見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有水災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顥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欲薦之多問所欲顥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八年調上元主簿上元田稅不均富豪以厚價買田而小民以薄稅售之苟一時之利久而不勝其弊會令缺顥攝邑爲畫法均稅富者初不便多爲浮言覬搖止其事既而莫敢不服盛夏堤水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如此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營處之歲不下數百人然必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者

己數日矣以故至者輒死顥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則與之食生者大半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崩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顥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止二日爾尹怒不從顥曰公自除之顥非至夜不敢釋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大中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以爲神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使人不惑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

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內無強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顥曰吾邑安得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顥為令視民如子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在邑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踰十年官其土者猶見民有聚眾口而不析異者問之則云守程公之化其誠心感人如此熙寧二年以呂公著薦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主上帝嘗使推擇人材顥所薦數

十人以父表彰張載及弟頤爲首所上章疏棄子弟不得窺見嘗勸
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問所以爲御
史對曰使臣拾遺補缺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
名則不能帝歎賞以爲得御史體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
以爲便顥因上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
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
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
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議
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
安石爲之愧屈神宗方嚮用安石稱安石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帝
愕然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
云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治何足以
及此安石與顥道雖不同而心服之嘗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學如

上壁言難行也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遂不附己者獨不及顥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遣八使於四方顥在遣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為人沮乃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顥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顥居職八九月章疏十上如論君道論王霸論養賢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論十事諸劄子多所嘉納其尤極論者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使剝民希寵諸事未嘗一語及功利當是時侍臣臺諫多以言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光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顥再上疏乞檢會臣所上言施行不報遂乞去言職外補安石終不深怒但令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乃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為己所不如亦不報顥至鎮寧

時守臣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寖廢嘗任臺諫必不盡力
任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斷事之甚恭雖瑣細務無不盡心事小
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樂從者相與甚懽厥卒反重獄得不死者前
後蓋十數是年八月河決澶州曹村賜詩州帥劉渙曰曹村決京城
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公譴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
親率禁兵以繼之渙從之劉立至決所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為今
日緩急耳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莫不感激自効時議者以為勢不
可塞徒勞人爾劉命善泅者銜細繩度決口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
進不數日而合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
塞第五埽決口鑿爲河清卒於法不他役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
勢請於朝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偎畏昉欲勿納劉曰彼
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
日復役衆讙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

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五年父珦告老歸遂求監局以便養親七年得監西京竹木務家素貧顥儉居洛城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遊者盈門身退位卑而名益高於天下尋改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有自洛入覲者帝問程顥在彼否且曰佳士也然終不能用八年十月彗星見翼軫顥應詔直言論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顥專尙寬厚以敎化爲先有犯小盜者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盜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扶溝無盜者二年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專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貰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等請及第四等顥力陳不可神宗是之得免顥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水災民飢請發粟貸之鄰郡亦請

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鄭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勿貸顥獨力請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民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顥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乃得已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至盛所至陵慢無忌諸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顥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朝旨遂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顥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顥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爲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尋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初顥以扶

溝地卑歲有水患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歎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爲而責之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神宗朝詔至薛絳子宗師問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答曰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又問二公果相何如答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他日可憂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則衣冠之害猶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語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後四十年而言果驗又嘗曰介甫性狠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變通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何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顥雖小

官賢士大夫恒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即位以時望召爲宗正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自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

之說盛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無眞儒則貿貿焉不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又曰門人朋友爲文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

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八上書闕下欲仁宗以王道居

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嘗遊太學見胡瑗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詞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嘉祐四年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太皇太后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因上奏論經筵三事

其一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且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而後受命故事四月以暑熱罷講頤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命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頤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

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輔養上德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兼判登聞鼓院頤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體再辭不

受頤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哲宗常首肯之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頤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頤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帝雖諭以少休不去也或問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頤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當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因請之曰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願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所講書有容字者

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頤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臣下尊之過甚則驕心生耳此皆近習輩養成之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神宗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文彥博與呂范諸人侍經筵聞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士人歸其門者甚盛而頤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因不悅於蘇軾軾在翰林亦有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門人賈易朱光庭合攻軾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詆頤不宜用初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臣問知否曰不知頤曰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始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閒亂以

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乞放歸田里不報再乞致仕又不報五年丁父憂去官服除三省欲與館職適軾弟轍執政但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頤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監察御史董敦逸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以疾未拜哲宗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削籍竄涪州編管時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贐以銀百兩不受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頤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邢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徽宗即位移峽州俄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初受命即謁告既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答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耳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其

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并毀朝政於是有旨復奪所復官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頤力疾微視曰道用著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沒既沒涪人祠之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自言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行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之行於此文求之可也又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

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則過日月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惟有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書成久之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答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少有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

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聖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
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
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
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
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
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
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
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
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治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
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
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
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
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劉絢字質夫常山人力學

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李籲字端伯頤稱其才器可以大受又言自子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耳頤喜曰是子可謂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初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適道及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仕終知濠州張繹字思叔壽安人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見邑官出入傳呼於道心慕之即發憤讀書以文章名後厭科舉之學不足爲乃學佛周行己警之曰何爲舍聖人之道而學異端會頤自涪州還遂從頤受業頤稱其疏通穎悟以族女妻之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載卒乃事二程

而卒業焉仕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呂大鈞字和叔京兆人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字與叔大鈞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祕書省正字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

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
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
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
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
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
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
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
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
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沖擧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
疾辭范沖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
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
時寘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沖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
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屛絕焞至九江上奏言臣僚

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宰相張浚上章薦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帝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趙鼎亦言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帝曰焞微聵恐教兒費力尋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焞上疏曰本朝遭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復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

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意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遠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共戴天之讎與之和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亦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爲哉又移書奏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發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張我日益怠寖尋朘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

恨切骨金人狠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彊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竊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明效期月之閒疾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莽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決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闒茸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命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痛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

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奏放歸田里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罷既去秦檜當國見焞議和疏及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帝命越制賻之贈官四等焞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天下知道者宗之不知者慕之其爲學之要有三一曰玩味二曰涵養三曰踐履主一之功多於窮理進不得施之於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爲講解文字嘗曰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也得奉詔撰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當是時學於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楊時字中立南劒將樂人幼穎異八歲能爲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

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聞河南程氏兄弟講孔孟絕學河洛之士翕然師之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又見程頤於洛時年蓋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積學淳蓄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丁父憂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瀏陽縣諫官張舜民薦除荊南教授改宣德郎知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知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辭不就時所至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當是時年幾七十矣天下多故或言於蔡京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

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搢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懷其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

自奮厲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張湯也特其志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湯視之則併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可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四海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壹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

灌皆相繼而遁嘗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擁兵二十餘年
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
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
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
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
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
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
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
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
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
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
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
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

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置官屬新進小生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飭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

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
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
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
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
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
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
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
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
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乃降安石於從祀之列士之習
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
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
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經術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
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

淵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丙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又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帝然之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朱震言時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繆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詔贈官賜以金帛賜諡文端時天資英穎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

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趣無所隱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既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蓋南閩理學實時爲之倡而朱熹張栻之學其原委脈絡皆出於時焉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羅源人自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意求道初從吳國華遊已而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初見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於是盡識僞學之非時熟察之亦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盡語以心傳之祕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

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文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眞南州之冠冕也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時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恆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又著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論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

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紹興中卒於官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閒賜謚文質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從彥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而郡人李侗新安朱松執弟子之禮焉

李侗字愿中南劒州劒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

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策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眞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恭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

忘也至於心之不泊有沒世不知慮甚愛心不若口體哉非愚甚矣
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
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
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惆
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
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擾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敢朝夕恐懼不啻如
飢渴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
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
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
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
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
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
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為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

矣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而必自反身自
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
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
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
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
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
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
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
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嘗
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
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
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
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

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論時事曰今日三綱不振義理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爲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

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問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闢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侗子有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一學者稱之曰延平先生

述曰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漢人雖重經學然得偏福於煨燼之餘守其遺文拘其師說附會解詁日以支離既觖眞實之修莫辨性天之蘊襲以敎義俗倣靡所之風皆厭常喜誕於是佛老之說得以起而中之其儒說之最長者如法言中說尚以一時之論覬擬聖人於闢邪放淫略無裨益也厥後韓歐之徒出肆力扶

排其功非不甚鉅然文章之與性道終有間焉於是上下千數百年而道學之傳幾乎熄矣自濂溪周子心與道契提綱起鑰作太極一圖又衍爲通書粹然知理之推本於陰陽五行而誠之統該夫五常百行二程夫子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其理原於性命其說依於六經其功由於致知主敬而其事不外乎日用躬行合之孔子之博約克復孟子之養氣擴充若合符節然後孔孟之傳墜而復續由是遞相授受久而不衰而究其端緒實以河洛爲之宗自鄒魯風微開傳之龜山龜山傳之豫章豫章傳之延平延平傳之新安脈絡淵源來繼往之功孰有盛於斯者乎至於和靖雖不能如龜山門人之盛然其篤信主敬工夫涵養踐履實爲程門第一昔孔聖之傳曾子以魯得之乃程氏之傳和靖亦以魯得之殆亦後先相契者歟

闕里文獻考卷五十八終